

土家族研究丛书

苏晓云 张洪伦 郭大孝 彭振坤(常务) 主编



雷翔 著

鄂西傩文化的奇葩 ——还坛神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鄂西傩文化的奇葩：

还 坛 神

雷 翔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十月

策 划:杨光宗

责任编辑:李苏幸 杨光宗

封面设计:赵国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鄂西雉文化的奇葩——还坛神/雷翔著. -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10

(土家族研究丛书)

ISBN 7-81056-336-x

I. 鄂… II. 雷… III. 原始宗教-宗教仪式-土家族-研究 IV. B9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1034 号

鄂西雉文化的奇葩——还坛神 (雷翔)

出 版 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 27 号 邮编:100081

国际互联网地址:<http://cunlp.com.cn>

电子邮件(E-mail):nckpm@public.bta.net.cn

电话:68472815 68932751 传真:68932447

印 刷 者:湖北省恩施州新闻出版局印刷厂印刷

发 行 者: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90 千字

版 次: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81056-336-X/K·29

印 数:0001—2000 册

定 价:20.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以《土家族研究丛书》献给伟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五十周年！

《土家族研究丛书》编写委员会

顾 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毛继增 朱纯宣 李绍明

刘孝瑜 张正明 杨昌鑫

彭继宽 彭英明 董 珞

主 编:

苏晓云 郭大孝

张洪伦 彭振坤(常务)

副主编:

陈湘锋(常务) 杨光宗(常务)

雷 翔 田万振 曹 毅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邓 辉 田发刚 朱炳祥

周兴茂 黄柏泉 萧洪恩

策 划:杨光宗

总 序

张正明

中国的少数民族，迄今已确认的有五十五个，大半在边疆。其中，人口达百万以上，而都不在边疆的，只有一个民族。然而，正是这个深居祖国腹地的民族，为了保卫祖国的海疆，不辞往返万里，甘作殊死之战，成为抗倭的劲旅，屡破顽敌，叠建奇勋。

沿流讨源，早在殷末周初，这个民族的祖先就曾协助周武王讨伐殷纣王。在牧野之战中，他们士气高昂，兵锋凌厉，向敌军进攻时载歌载舞，使敌军前列的徒兵因气馁心惊而倒戈反走，为周人击灭殷朝的决战立下了头功。

后来，在汉王刘邦的部队里，这个民族的祖先屡膺前驱重任，摧锋陷阵，加快了汉朝统一中国的步伐。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说，刘邦观看了他们的歌舞，赞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

仅仅凭着上面陈述的几项业绩，就应当把这个民族的名称用擘窠大字写在中华各民族的“凌烟阁”上。

这个民族今称土家，其近源是有多种因地而异的名号的“蛮”、“夷”，其远源是巴人。据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土家族有五百七十余万人，分布在武陵山脉及其邻近地带，大半在鄂西南和湘西北，小半在川东南（今属重庆市）和黔东北。

假如认为土家族历来重武轻文，除了能征善战之外别无所长，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据宋玉《对楚王问》所云：“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下里》

大概是楚歌，《巴人》无疑是巴歌。源于峻岭幽谷的巴歌，居然传进位于平原广泽的楚都，成为流行歌曲，由此不难想见其工妙为何如。唐代兴起的《竹枝词》，实为巴人俗文化与汉人雅文化交融的结晶。岂但风靡一时，而且流传久远。直到近代，武陵山上的文人和上海滩上的文人都还喜欢写《竹枝词》。这样的文学体裁返祖现象实属罕见，其中的奥妙就在《竹枝词》出入于雅俗之间。

公允地说来，土家族的文治和武功都灿然可观。

然而，历史可能造成令人迷惘的误会，时至近代，土家族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不为外界所知了。官方也罢，学界也罢，都把土家这个民族淡忘了。这个民族与自己祖先的联系，几乎化为杳渺难寻的天外逸响了。

但是，历史也会带来令人庆幸的机缘，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唤醒了土家人的民族自我意识。

最早认定土家人的语言属于藏缅语族的，是罗常培先生。最早指出土家人乃巴人遗裔的，是潘光旦先生。罗先生在近代中国的语言学界，潘先生在近代中国的人类学界，都是实至名归的宗师。

我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读书时，潘先生是系主任。他那渊博而融通的学识和缜密而机敏的思维，使我不胜钦服之至。1953年冬，我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政法司供职时，听潘先生讲过从巴人到土家的源流关系，有茅塞顿开之感。

1954年春，中央派出中南民族工作视察组，我有幸忝列其间。到了湘西，这个视察组分成两个小组：第一小组调查研究苗族的农业生产问题，第二小组调查研究土家的民族成份问题。我算是特别走运的，先在第一小组中，后到第二小组去。为行期所

限，第二小组只到了永顺县的老司城。我们所调查的，主要是语言和风俗。当初我在大学里跨校选课，到燕京大学去进修过语音学。虽说懂得国际音标总比不懂国际音标强些，无奈只做过课堂作业，没做过田野作业，毕竟术业不精。在老司城，我初次用国际音标为一种全然陌生的语言记音，其艰难之状虽以“三脚猫”喻之亦不为过。请几个人反反复复地说，我一个人仔仔细细地听，折腾了几天，自我估计准确程度能有八九不离十就算是好的了。至于像宾语在及物动词前面这样属于藏缅语族的特点，则是显而易见的。其实，我所做的，无非跟王静如先生学步而已。那时，在老司城一带，土家人十之八九还会讲土家话。同时，他们十之八九也会讲汉语，这在我们做民族工作的人看来是不足为怪的。

某日，做完调查之后，一位土家老农带我去观赏一处号为“美女梳头”的山景。到了那里，发现果然别有一般情致在眼前。从“美女梳头”下来，走近老司城时，见到一位老年土家妇女的衣装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当即为她拍了照。1997年，湖北民族学院《土家学刊》创刊号登载这幅旧照。听说，要找到更早的土家女装照片，已难如登山采珠了。岁月迁流，人生浮沉，萍踪飘泊，能把这幅照片珍藏至今，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1956年，国务院做了实事求是的决定，确认土家自成一个民族。

从地理环境来看，由于山重水复，而且与通都大邑相距甚远，土家族及其文化有毋庸讳言的闭塞性；从历史传统来看，由于总是与祖国荣辱共休戚，土家族及其文化却有不可低估的开放性。这种闭塞性与这种开放性交织交缠，使土家文化呈现出奇妙的景观。分属于不同流域的土家人，其方言和土风都很有个性；同属于一个流域的土家人和汉人，其方言和土风都不乏共性。尽

管如此，土家族还是土家族。试以语言为例，尽管酉水流域的土家人与武水流域的土家人不能用土家话交谈，只能用汉语交谈，可是酉水流域的土家话和武水流域的土家话是土家语的两种方言。再以信仰为例，尽管清江流域的土家人崇拜白虎，酉水流域和武水流域的土家人驱赶白虎，而在汉人的“四灵”中也有白虎，但崇拜白虎和驱赶白虎都是白虎信仰，清江流域的土家人以白虎为祖神或家神，酉水流域和武水流域的土家人也有祖先吃虎奶长大的传说。诸如此类的实例，假如要求巨细无遗，那就还能举出好些来。

概而言之，在一个民族中，有地域的多元性，促成文化的多样化；在诸多民族间，有国家的一统性，促成文化的一致化。无论从“民族中”的文化多样性和“民族间”的文化一致性来看，土家族及其文化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因此，研究土家族及其文化既有特殊意义，也有普遍意义。

长江以南的诸多民族大抵错居杂处，相安相亲。土家族与苗族、汉族长期错居杂处，我、你、他交互影响、交互渗透，出现了许多双族之家、双语之家，甚至还有一些相当罕见的三族之家、三语之家，这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

从1991年到1995年，在三个不同的学术会议上，我都讲过中国有一条很长、很宽的文化沉积带，说详小文《读书·考古·采风》（编入《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大意如下：

中国的地形，从西到东，从高到低，大致可分为三级阶梯。长江上游与长江中游的交接地带，位于第二阶梯中段的东缘和第三阶梯中段的西缘。这里是连山叠岭和险峡急流，地僻民贫，易守难攻，历史的节拍比外围地区舒缓。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南岭，是一条文化沉积带。古代的一些文化事

象，在其他地方已经绝迹或濒临绝迹了，在这个地方却尚有遗踪可寻。这么长又这么宽的一条文化沉积带，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当然，时移则势异，保存在这条文化沉积带里的古代文化事象或多或少已经变了形，甚至变了性，但总能使人察见文化事象流变的线索，此今彼古，“情与貌，略相似”。

土家族正好分布在这条文化沉积带的中部，所保存的古代文化信息特别丰富，因而颇受文化界人士和学术界人士的青睐。武陵山区的傩祭和傩戏，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傩祭和傩戏都更加多姿多彩。武陵山区端公（师公）的法事，可与大巴山区端公的法事媲美。清江流域的跳丧和酉水流域的摆手，都能使人联想到三千多年以前的牧野之战。有些地方的土家人在跳丧时，不论识学与否，都还会唱屈原所作《九歌》的《国殇》，也是其他任何地方都听不到的上古流韵。土家族的“吊脚楼”式样繁多，营造精致，特富“干栏”遗意。古老的史籍《春秋左氏传》讲到老虎给弃婴喂奶，现在有些地方的土家人还能讲老虎给弃婴喂奶的故事，也令人称奇。诸如此类，当然也只是略举数例而已。

以前，对北方民族研究得多些，对南方民族研究得少些；对边疆民族研究得多些，对内地民族研究得少些。这是正常的倾向，不是什么偏向。近十余年间，有志有识之士重视对南方民族、内地民族的研究，是势所必至而理所当然的。土家族又是南方民族，又是内地民族，人口又多，地域又广，而且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以前，对文化界人士和学术界人士的魅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湖北民族学院有见于此，适时地设立了土家学研究中心。约两年半以前，我到湖北民族学院去参加“还坛神”研讨会，发现这个研究中心有一支小而精的学术梯队，田野工作与案头工作并重，不仅自己研究，而且能吸引院外、州外、省外的学者也来研

究。从他们自称只是“初步”的研究成果中，我看到了丰赡的素材和纷披的精义，深为感奋。后来，听说湖北民族学院正在筹划编纂《土家族研究丛书》，觉得这是水到渠成了。现在，《土家族研究丛书》的出版已指日可待。这套丛书的问世将是土家学构成云蒸霞蔚的体系的标志，乃欣然为之序。

一九九九年四月六日

小 引

那是 1990 年，作为刚到湖北民院民族研究所工作的新手，我首先想到的是下乡村去，看看心仪已久却只有耳闻的土家族文化究竟是什么，于是便进行了一次走马观花式的对湘鄂西几个县市的实地考察。自己安排的路线是从恩施出发，经宣恩——来凤——龙山——永顺——保靖——吉首——桑植——大庸——鹤峰，最后回恩施。背包里装上洗漱用具和换洗衣物，一支钢笔和一些活页纸，当然还有一叠介绍信，就搭上下乡的班车。我的固定方式是先找县里民委、方志办、文化馆，海聊一阵，记下一堆姓名通讯地址，再根据介绍去看几处乡村或遗址或博物馆。当时正是傩文化研究热潮，而起源是湘西、黔东北的“土家傩”研究。到吉首以后就特别注意了解当地傩现象。专家们介绍，有一条到恩施的傩戏传播路线。于是，去听大庸、桑植的同志介绍了傩戏与辰河戏之间的关系，听鹤峰文化干部讲了傩戏来自桑植，到恩施石窑看了仍在农户中活动的傩戏班子，听他们讲兴衰过程，看他们每次搬演必祭的戏神——一具白脸，据说是曾靠演戏来帮刘邦打得天下的陈平；一具红脸，据说是因演戏几乎失天下的唐明皇。又到了红土、新塘，在区文化站同志带领下走访了“红白喜事协会”的理事们——或者是民间办丧事时开路破血湖

的著名道士，或是坐夜打丧鼓的著名歌手。最后到了恩施市三岔乡。当时三岔文化站刚被命名为“全国特级文化站”，他们最为得意的就是搬上舞台的新编傩戏，被专家们誉为“原汁原味”，傩戏艺术家谭学潮的傩戏面具还捧回好几份全国全省的获奖证书。我向文化站长提出，如果不太为难，希望能安排谭学潮先生接受我的拜访（如今我同谭学潮已成至交）。我坐在傩戏面具加工作坊里，一个十分随和、十分健谈、熟悉后喜欢调侃的老人，放下正在加工的面具，同我连续几小时地长谈。他十分详细地介绍傩戏班子的组成、傩戏的活动范围、傩戏的演出形式、具体剧目、出演的先后顺序，以及他学刻傩戏面具的经过。已记不清是谈到什么话题时，我的感觉是十分突然的，他就说“其实我们不是傩戏”。我不乐意他插断我的询问，赶快说我知道你们称为“还傩愿”。他仍十分平静地说，“也不是还傩愿，我们是巫教，是还坛神”。我惊呆了：道士们开路破血湖不是傩戏，歌手们打丧鼓不是傩戏，这我能理解。而他们贴满墙的傩戏剧目奖状，整本整本的傩戏表演照片，被许多名字如雷贯耳的专家领导一再夸奖推崇，甚至有观看傩戏演出后的题辞、握手照，还有身后的一堆半成品傩戏面具，怎么就不是傩戏了呢？况且我大老远地从湘西一站一站查过来，眼看傩戏进恩施的传播路线已经明确，正在打着傩戏怎么边传边变异的论文腹稿，主要证据就是毋庸置疑的三岔傩戏，怎么突然就不是傩戏了呢？谭先生似乎看到了我的失望。又说，“我也看过石窑、鹤峰的傩戏，和我们也差不多，我们也是傩戏”。他过份热情地附和和更正使我愈加惊异。我们又接着谈傩戏，这个插曲甚至没有进入我的记录本，事后我反复查找过，但留下的阴影一直保存到今天。日后与谭学潮们的接触、了解、熟悉直至心息相通过程中，我才逐渐理解了谭先生是“教”不是“戏”，是“坛神”不是“傩愿”的声明。

离开谭学潮以前，我请他开了个长长的名单，是同一师傅的师兄弟们以及一起活动过的巫师们，包括他们的详细地址。回校稍事整顿后，我又开始了一个按名单挨个调查的艰难寻访过程。好在他们离学院都不太远，多半能早出晚归。坐乡间中巴车，搭当地称为“狗儿车”的农用三轮，骑单车，更多是步行。名单上的三、四十人，有的已经亡故，有的说是“迷信”而拒绝回答我的提问，也有的不知去向或本来就是谭先生的误记。但毕竟还有一些热情人，其中最应感激的是向廷树先生。我们似乎有缘，初见面就十分投机，从此建立了十分密切的联系。这几年，向先生似乎就是我们民族研究所的成员，每逢有重大活动，总不忘派人来通知我们，使我们看到了度职、迁阶、渡关、和梅山、打保福等仪式；安排我们住进土著老户家过年，仔细体会信仰习俗；领我们去拜访当地著名巫师道士；帮我们搜集各种材料，法具；甚至替我们组织活动，让我们拍照、录音、录像和记录下有关资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详细地为我们讲解那些含混难辨的唱词咒语的意义、那些夸张纷杂的仪式罡诀的作用、那些离奇动人传说人物分布和来源。总之，向先生就是我们能进入这个仍处于半地下状态的神秘社会的桥梁。直到他的突然去世的1996年的夏天，在一个道士的度职仪式上，我们研究所的两位研究人员还被应邀在仪式现场观摩。

向廷树先生，1929年生，恩施市七里乡核桃坝村人，土家族。1938年随当地著名巫师黄法高学习，直到1942年黄先生去世。1944年又师从欧法先法师，1946年度取自立坛门，法名向法林。土改后到食品公司工作，1986年从鹤峰县食品公司退休后，回乡重操旧业，成为当地各类法事的著名班头。懂音乐，唱、跳为特长，而且擅长于乐器制作，所扮灵童留名于当地。

与向先生、谭先生们接触越多，进入当地社会越深，就越是

觉得“巫教”、“还坛神”的特殊，越觉得不能用“傩戏的演变”来简单概括。在湖北民院的院领导及民族研究所、科研处领导的支持鼓励之下，我和民研所的田万振、朱祥贵等同志一起开始了对“还坛神”的全面调查、收集和研究工作。这里，将几年来收集的资料、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研究心得如实托出，希望能得到同行专家们的指点。

目 次

小引	(1)
第一章 坛神和还坛神	(1)
第二章 施州卫、大田所的屯堡文化	(12)
第三章 “老户”的盛典	(19)
第四章 鬼神世界	(27)
第五章 还坛神的结构层次	(36)
第六章 端公的法术	(44)
第七章 还坛神渊源分析	(60)
第八章 从还坛神看当地社会结构	(83)
还坛神仪式记录:	
一、交牲	(90)
二、开坛	(98)
三、请水	(110)
四、札灶	(116)
五、开坛操(草)神	(125)
六、封净	(131)
七、签押	(139)
八、放牲祭猪	(154)
九、祭猪“打印”	(162)
十、造刀	(167)

十一、交刀	(169)
十二、迎百神	(175)
十三、回熟	(180)
十四、拆坛放兵	(182)
十五、发圣	(185)
十六、小开山	(190)
十七、招兵	(194)
十八、出领兵土地	(204)
十九、札坛	(212)
二十、开荤敬酒	(218)
二十一、记簿	(221)
二十二、勾销	(226)
二十三、打红山（开财门）	(230)
二十四、送神	(236)
二十五、安神	(240)
总编后记	(245)